

魚 腹 枪

晨霧弥漫白茫茫，
淹沒了田園和村庄。
山路上走來人兩個，
好似兩支帆船在海里航。
前面走的是班長王大力，
後面跟着的是戰士劉志強。
昨晚他兩到國防綫上去巡邏，
完成了任務下哨回營房。
他兩雖說一夜沒合眼，
看起來精神還很旺，
眉毛上的水珠亮晶晶，
露水淋濕了黃軍裝。
冷颼颼的晨風輕輕地吹，
身上涼快精神爽。
小劉緊走兩步趕上前，
他和班長走路膀靠膀：
“班長，這地方的氣候可真怪，
七月天的早晨還這麼涼？

要是在俺家乡，
五月的早晨也沒有这么凉。

“小刘，你的家在四川，
咱現在是在云南保边疆。
这样的气候实在好，
一天能过春秋兩季不平常。
这里的气候好处多，
夏天节省零花免得吃冰棒。”

“班长，你別提冰棒好不好，
一提冰棒我更冷得慌。”

“对、不說話了快点走，
回到营房喝点防寒湯。”

他兩放大了步子走得快，
过了道树林又过山崗；
山崗下边是稻田，
水稻揚花扑鼻香。

边疆的早晨靜悄悄，

只听见树上的小鳥在歌唱。

他兩剛剛走过了小木桥，

前方傳來了一片声音嘎吱嘎吱响。

“小刘，你听前方有动静，
多加注意要提防。”

小刘顺着大路往前看，
有一个人挑着担子走的忙。

“班长，看样子可能是老百姓，
肩上挑着一付大筐筐。”

“小刘，你忘了这里的老百姓不起早，
怕雾气中毒把人伤。”

一句话提醒了小刘的警惕性，

他从心里佩服王班长。

他两加快了脚步往前赶，

赶到了跟前细打量：

这个人穿了一套黑裤衫，

头扎包头还有顶草帽搭肩上。

筐筐里发出一股鱼腥味，

显得沉重压得扁担吱吱响。

小刘走上前去要把话问，

班长制止了小刘他开了腔：

“老乡，你到那里去，

怎么大清早就这么忙？”

挑担子的一听有人問，
放慢了步子回头望。
他一見是兩位解放軍，
露出笑臉把話講：
是大軍同志、我回家，
我家住在蛮寨乡。
同志、你們可太辛苦，
天剛亮就出来巡路忙；
为了边地的百姓过得好，
露水雾气中毒都沒放心上。”
班长說：“露水和雾气不可怕，
怕的是抓不尽蠹賊野心狼。”

“边地人托你們大軍的福，
好久沒听說有蠹賊把人伤；
边地有你們大軍在，
蠹賊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过边疆。”
小刘說：“老乡，你咋不怕中毒，
为啥清早走的这么忙？”

“中毒有大軍給藥吃，
所以我不把中毒放心上。

昨天我去南寨妹妹家，
正赶上她家放池塘，
她們在池塘里养了魚，
捉了足足有十簍筐。
我娘有病天天想吃魚，
妹妹就送給兩簍筐。
我說兩簍筐太多了，
妹妹說这是女儿“孝敬娘”。
大軍同志你們要吃魚，
拿去几条吃也无妨，
小刘說：“謝謝你吧老乡”！
他說完扭过臉去看班长。
班长說：“蛮寨乡我熟悉，
从前我在那儿駐过防。
你家离雷天光有多远，
你家在他家的那一方？”
“雷——天——光我不認識，
你說說他长的啥模样。”
“老乡，你真会开玩笑，
你怎么能不認識雷乡长？”

“啊！你問的就是雷多長，
我倒忘了他叫雷天光。

我在滿山做生意，
多年沒回老家鄉，
因為老娘生了病，
特意回家來看望。”

小劉說：“阿罕哥有了病，
最近見強不見強？”

“啊——啊——他的病好多了，
全虧大軍的醫生幫了忙。

你看，我老願說話了，
招待大軍的事兒倒忘一旁。”

他說着說着掏出了煙，
先給小劉後給王班長。

“這是滿山最好的煙，
大軍大同志吃吃味道香不香。”

小劉謝絕說：“我不會吃。”

班長雖然會吃也推託。

班長突然發現香煙上有英文字，
心里更加犯思量，

滿山乡那来的外国烟，
这个人来历一定有名堂。
班長正要繼續盤問，
挑担子的开了腔：

“大軍同志、再見啦，
我要到东边罕寨乡，
我岳父家在那里住，
送几条鮮魚給我丈母娘。”
小刘一見着了忙，
兩眼直盯着王班長。
班長急忙跑过去，
小刘也跟上前去把路擋。
班長說：“老乡对不起，
我們要檢查檢查你的筐。”

“筐里边都是魚，
又腥又臭你們不嫌臟？”

“筐子里边全是魚？”

“我怎敢和大軍乱扯謊。”

王班長动手来檢查，
小刘站在一旁掌握冲锋槍。

班長檢查了一筐全是魚，
小劉在一旁暗思量：

“如果真的是魚，
違犯了群眾紀律可不相當。”

挑筐的說：“我在邊地住了十多年，
從來沒做過壞勾當。

那一筐不檢查了吧？”

他說着說着就去挑筐。

班長說：“只要檢查全檢查，
你放下担子先別慌。”

王班長又仔細檢查第二筐，
忽然筐子里射出一道白光；
班長急忙把筐子一歪，
里边露出一個長形的白鐵箱。

他抱起鐵箱細觀察，
箱子封的象罐頭一個樣。

“這邊裝的是什麼？”

“還是魚。”

“是魚为啥用鐵箱裝？”

“那是最好的白甲魚，

为了防烂我才把它装了箱。

我娘最爱吃白甲魚，

我想尽一切办法孝敬娘。

他嘻皮笑臉直点头，

兩睛直盯着白鉄箱。

“小刘，把刀子递給我，
打开看看白甲魚是啥样。”

挑筐子的一听要打箱子，
全身出了冷汗着了慌：

“同志，边地白甲魚很少見，
打开箱子魚坏了你咋賠償？
我給你們下保証，
里边有別的东西砍我头都无妨。

你們是人民解放軍，
群众紀律可不能忘。
我知道大軍同志好，
不象压迫百姓的国民党。”

“正因为我們爱护老百姓，
才要打开你的白鉄箱。”

班長說完了“懸”地一声响，

划开了那只白鉄箱。
果然是兩条大白甲魚，
头并头来在箱里放。

“我說是魚你不信，
眼見为实你还有啥話講，
兩条魚精踢了不要紧，
还怎么回去孝敬娘。
你們这样对待老百姓，
唉！要在边地造成啥影响。”

挑筐子的有些不高兴，
嘟嘟囊囊去拿白鉄箱。

班長說：“你別动！”
魚坏了我們定賠償。”

班長順手提起一条魚，
“哟！这魚怎么这么沉得慌？”

“白甲魚肥又大，
当然要比小魚有分量。”

班長用手去捏魚肚子，
感到里边硬梆梆。

班長彎下腰去剖魚腹，

挑筐子的趁机掏手枪。
小刘在一旁看得准，
一个“扫趟腿”把他摔倒路中央。
小刘給他上了綁，
班長在路旁拾起槍。
班長剖开魚肚子，
一个小发报机在里边藏；
用刀又剖开另一条，
里边有三支美式槍。
班長說：“你这个大孝子，
就拿这个孝敬你的娘，
你娘有病不要紧，
你先跟我們走一趟。”
班長和小刘押着特务往回走，
晨霧散淨了露太陽，
柔和的太陽当空照，
普照着祖国美丽的边疆。
(根据通訊“魚肚里的秘密”改編)

枯井的秘密

九月深秋半夜多，
从北边开来十辆大卡车。
这是支援海防的运输队，
日夜不停地爬山又过河，
头一辆开车的吴志德
助手王勇跟他学开车，
老吴在驾驶员里当班长，
这趟车由他负责。
汽车开到了弹药库，
搬运的同志忙卸车。
老吴跳下了司机台
忙喊司机和助手集合：
“现在的运输任务紧，
在这儿不能多耽搁。
只能在这儿休息一小时，
还要抓紧时间检查车。”
老吴的话还没说完，

周圍的炮彈爆炸震耳膜。
蔣賊發現了咱的運輸隊，
要想摧毀咱的彈藥車。
我們的炮兵馬上就還擊，
向金門的蔣賊猛發射。
老吳見此情形不怠慢，
命令大家幫着卸車：

“現在的情況緊急，
大家先幫着快卸車，
誰的車卸完誰就走，
在五里之外的山下再集合。”
敵人的炮火雖然猛，
可是一輛車它也沒炸着。
等到卡車全部開出火力網，
蔣賊的大炮也停了火。
這時老吳兩手開車心納悶：
為啥卸完車敵人也停了火？
他轉頭來把小王問，

“小王，前天金門的雷達被破壞，
咱半夜運輸他們怎曉得？”

“是呀、往日蔣賊乱放炮，
今天的目標還差不多。”
他倆說着說着過了河，
加大了油門上了坡。
汽車剛爬山坡就沙沙响，
司機台里熱得象盆火。
車子勁小跑得慢，
幸亏是過了上坡是下坡。
老吳開車多年有經驗，
他“咯噔”一下刹了車。
王勇一楞說：“班長，
为啥你突然停了車？”

“你沒聽到車子沙沙响，
它发脾气向咱要水喝。”
王勇急忙跳下司機台，
一看水箱真的快要干了鍋，
他提起水桶就要走，
老吳趕緊下了車：

“小王，把水桶給我去找水，
你等在這兒看看車。”

“班長、还是叫我去把水找，
你可以抓紧时间睡一觉，
几天几夜行車沒眨眼
不休息休息咋了得。”

老吳对小王的关心受感动，
可是他臉上还装着：

“小王，一切行动听指揮，
你不服从命令为什么？”

老吳想：自从九月三号炮击金門島，
这里的特务活动花样多：

打黑枪、发信号，
附近有匪特也难說。

他耽心小王年紀輕，
恐怕走远出差錯。

老吳夸上了五零式冲锋枪，
提着水桶去树林里找小河。

这林深树高枝叶密，
連点星光都看着不着，

他穿过树林見座小瓦房，
房子旁边有井他心里乐。

他高兴地走过去，
一看是口枯井没什么。
只见井腰有点亮，
好象萤火虫正飞着。
老吴扫兴地往房后走，
心里不乐犯思索；
我今年正正三十岁，
秋末有萤火虫还没见过，
也许开了几天夜车熬花了眼，
可是身上并没有啥感觉。
他转回身又到枯井边，
要看看究竟是个啥家伙。
他揉揉眼睛仔细瞧，
是一道灯光在闪烁。
老吴一见心暗想：
（白）怪不得敌人炮打得准，
莫非敌人的观察所就在这？
也可能是老百姓的防空洞，
利用枯井透气把炮躲。
不管是不是老百姓，

先到房子里問明白。

老吳到房前把門叫：

（白）老乡，請开門。

这一叫可不要紧，

里面吱吱哇哇乱了窩。

老吳一听真有点緊張，

手握冲锋枪在門后躲。

老吳把扳机剛拉上，

听見有一个人干咳嗽。

点起了灯来开門，

那家伙又打哈欠又伸胳膊。

伸了伸懶腰又揉眼，

点头哈腰把話說：

“啊！是、是、是大軍同志，
你太辛苦了，有啥吩咐尽管說。”

老吳看他油腔滑調，

就来个見計用計順風使舵：

“老乡，你可太客气了，

半夜三更我打攪你罗，

我汽車上水箱水不滿，